

# 莫言的“陈州杂吟”

墨宝

戚富岗

侯俊豫

著名作家莫言问鼎 2012 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近段较热的新闻之一。就是这么一位文学大师当年在获知淮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后，曾欣然接受请求抒诗一首：《陈州杂吟》。要了解莫言为淮阳抒诗的经过，不能不提淮阳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淮阳县慈善总会会长张继成。近日，记者见到了他，并了解了他和莫言一面之交及莫言赠诗的前前后后。

“前不久，听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我在感到惊喜之时，也勾起了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回忆。”见到记者，张继成开口便如是说。与莫言的那次谋面，屈指算来已经九年多了。那是 2003 年，县里借鉴外地经验，由他组织编写一套《淮阳历史文化丛书》，计划作为 2004 年首届姓氏文化节的礼品赠赠嘉宾。当年 8 月上旬，他便带着重托到了北京，邀请老领导与名人为丛书题词，并联系编印出版具体事宜。

在淮阳老乡的热心帮助下，

张继成先后请新华社社长穆青

题写了“淮阳历史文化丛书”书名，请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甘肃省委书记的宋照肃，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马忠臣及军旅著名作家魏巍书写了题词，还请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赵德润写了序言。

8 月 6 日这天，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老乡胡建波介绍下，张继成约请已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工作的知名作家莫言为丛书题词或作序。这天上午 9 时，莫言如约而至。“第一眼见到莫言，我感到有点意外。”张继成说，“他穿着很普通的短袖衬衫和长裤。从他不起眼的衣着看，似乎不像个大作家。方型脸上长着一双小却特别有神的眼晴，摸着地道的山东口音，说话缓慢而沉稳。我们向他表达仰慕之意时，他谦虚地介绍说：‘我是个农家子弟，只上过五年级，后来当了兵，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因为自幼就喜欢写点东西，到部队有了比较好的条件，我就写起了小说。’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么生动、

有趣，自成一体。他说：‘我的小说多是取材于家乡的故事，或是少年时的经历与感悟，书里散发着很多乡土气息。土就是我的作品最大的特色。’”

接着，张继成又介绍说，当他向莫言讲了淮阳有关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及编写《淮阳历史文化丛书》的构想，请他作序或题词时，莫言想了想微笑着说：“这不是我的强项，我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我阅读下你们提供的资料，写点短文吧。啥也不写，对不起你们。不过，用不用由你们斟酌处理。”“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时，他又给了我一个惊喜。莫言说：‘刚出版了一部小说《四十一炮》，送给你一本。’他打开扉页，流利地写上：张继成先生雅正，莫言。我接过书，激动不已，连声致谢。他依旧谦和地说，供你闲暇时浏览。”

10 多天后，从北京回来的张继成便收到了由老乡胡建波寄来的信函，里面是莫言用自己不曾

用过的体裁五言诗写的一首 230 字的《陈州杂吟》。这个可见大师功力的作品被收录在《淮阳历史文化丛书》的《陈风流韵》这本书中。

张继成说，那次与莫言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让他领略了低调、谦和的大师风范，确实有种“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心灵感触。

无独有偶，前不久，记者和淮阳县政协副主席张继华一次闲谈，聊到著名作家莫言为淮阳抒诗“陈州杂吟”之事时，他又提供信息称，由中华书局主办，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协办的《中华遗产》杂志，在 2004 年创刊号上曾收录了莫言所写的《陈州杂吟》。记者随后在网上搜索一下，发现张继华所言确凿。能够被国内首份关注自然、文化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权威杂志看上，可见莫言写《陈州杂吟》的功力及昔日有陈州之称淮阳历史文化的分量。

附：《陈州杂吟》

莫言  
淮阳古陈国，巍然镇中州。  
民族发祥地，文明古源头。  
羲皇演八卦，白龟呈瑞祥。  
斯文定姓氏，琴瑟和乐章。  
神农尝百草，放火烧蛮荒。  
教民制未耜，播种谋稻粱。  
此后五千年，群贤纷登场。  
孔圣三驾临，蒲圣充饥肠。  
白起拔郢都，暴秦一旦亡。  
更有曹子建，追谥陈思王。  
七步成佳句，洛水流华章。  
晏殊填新词，香径独徘徊。  
花落花复开，燕去燕归来。  
范公揽明月，弯弓射天狼。  
武穆三复城，壮怀何激昂。  
汲黯卧治淮，包拯放粮来。  
苏辙读书亭，狄青梳洗台。  
乐舞担经挑，粉墨梨园春。  
闻声思旧友，无泪可沾襟。  
女媧抔泥处，曾舄双凤凰。  
凤凰何处去，泥狗声悲凉。  
忆昔河南游，听君歌淮阳。  
曲终人不見，踽踽复彷徨。



## 路灯下·那一束光

张新安

刚走没多远，迎面碰上许晓欣。许晓欣是剧团的舞美，与秋韵相恋一年有余，近来二人因为观点不一致，总是因为保谁打谁，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弄得鼻子伤眼，已经不欢而散了多日。这天，许晓欣想给秋韵个惊喜，特意来接秋韵，岂料恰巧撞上秋韵趁王知秋自行车，不禁妒火中烧，急不择言地挖苦道：“我说这段时间咋老跟我呛茬，原来又有相好的了！哼……”话没落音，气呼呼地调头而去，当场给秋韵扮了个大长脸，弄得秋韵十分难堪。

秋韵自幼参加剧团，文化基础不太厚实，但却有着一副认理不认人的倔脾气。此时见许晓欣醋意大发，使自己当众献丑，脑门一热，也气不打一处来地使劲捶了下王知秋的后背，着急地道：“快蹬，拦住他！”好在是夜晚，路上人少车稀，王知秋提足劲儿，俯身弓腰，把个自行车飞轮蹬得像似风火轮，赶紧慢赶了足有半道街，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坡处，追上了许晓欣。

王知秋刚放慢速度，秋韵便迫不及待地“噌”一蹿下车，三步并做两步追将上去，一把拉住许晓欣自行车的后架，顺势往上一提，将许晓欣拽下来，又辣又冲地质问道：“许晓欣我问你，我杀秋韵该你的不该？”“不该。”“欠你的不欠？”“不欠。”“卖给你没有？”“没有。”“好，我一不欠你的，二不欠你的，三没卖给你，从今往后，咱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说我和王知秋相好，中！你可别后悔！”说到这里，秋韵出人意料地转过身，直接了当地问王知秋：“王知秋，他说咱俩相好，你愿意不？要是愿意，我这就跟你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而且正好砸到自己头上。王知秋自然是烧香遇见活菩萨，求之不得。但此事传到秋韵母亲的耳朵眼里，这老太太天生一对嫌贫爱富的鸽子眼，加上穷日子过怕了，唯恐女儿日后受委屈，一听王知秋的条件，便一蹶鼻翼，撇着嘴角，操着鄙夷的口气，头摇得拨浪鼓般拒绝道：“就他一个月只拿二十八毛钱的临时工，想找俺闺女，那是‘墙上挂竹帘——没门’。”

就在王知秋、秋韵二人恋情受阻，剪不

提起张云羲，在古城很少有人不知道的。老先生的书法渊源“二王”，中取颜、柳，后习王铎、郑燮、何绍基，博采众长又自成一体，用笔遒劲洒脱、取势恣肆雄浑、结体严谨奇崛、章法错落参差。二十岁就已有“古城秀笔”之誉。可他不求闻达，淡于浮名，一直以教学授馆为生。时下已七十有三，身体还算硬朗。平时很少外出走动，只喜在家中种花草、读诗书。

这次贺知县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刘师爷去取几幅张云羲的墨宝。

这差事还真让刘师爷作了难。若换作其他人的字都好说，就是省里、京里哪位大名家的字，刘师爷也能想办法弄回几幅来。可这位张云羲的字从来不来，哪怕你搬个金山银山，照样会被拒之门外。还有张云羲赠字也从来不看求来人的身份，越是显官贵人去求字越可能碰钉子。有时求字之人非常穷困潦倒，他反倒会挥毫泼墨，慷慨相赠。

难归难，知县大人交办的差事又不能不办不是。刘师爷没有直接去找张老先生碰钉子、讨没趣，而是在城里大小小经营字画的店铺里转悠。什么翰墨轩、古香斋的刘师爷都逛了个遍。店铺里挂有张云羲墨宝的倒是有那么几家，可是老板们却是众口一词：“张老先生的墨宝是本店的门面，再说了，是向老先生保证过的，绝不会拿他的字去卖钱，所以断不能卖。”

一晃几日过去了，刘师爷向贺知县诉苦：“求张云羲的字和求东海夜明珠没什么区别，几乎是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

贺知县笑了：“真比求东海夜明珠还难？你看我这里怎么已有两幅？”说着贺知县取出两幅画轴。

见刘师爷惊奇地瞪着两眼，贺知县又笑了，“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去看见老先生。”

刘师爷赶紧冲外面喊了声：“备轿。”

贺知县却道：“不，步行。”张老先生住在城西。几间草屋、一个小院。贺知县推开院门见一位老人须发皆白，急忙屈身施礼。

寒暄几句之后，贺知县道：“先生的贤名誉满古城，在下十分敬重。此次是受京城石大人之托，专程来拜见先生的。您有何吩咐只管讲。”

贺知县所说的京城石大人指的是朝中的石松亭石大人，贺知县原是石松亭的门生。且说石松亭年

幼时家境贫寒，而张云羲当时是他的老师，不仅教他读书识字、吟诗作赋，还曾在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石松亭自幼聪明，且读书刻苦，后来高中榜首入朝为官，仕途一直顺畅，直至显位。石松亭飞黄腾达了，自然忘不了恩师张云羲。以前曾多次差人或写信问老先生有何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可张老先生总是那么一句话，生活得很好，没啥困难也没啥需要。这次贺知县来古城赴任之前，专程去拜望过石松亭。贺知县知道石松亭的老家就在古城，就问他在老家可有什么事情要办。石松亭说：“家中亲人都不需自己挂心。只是有一位恩师，至今仍很贫苦，一直以来很是过意不去。这些年来，家乡亲友故旧都或多或少的事求我帮助过，只有这位恩师的没有让我办过一丁点的事情。此次你去古城，能关照些最好。”有了石松亭这番话，贺知县自然尽力。

张老先生的回答大意在贺知县的意料之中。

“上了岁数了，饭量也减了，一天没有一斤面熬粥、烙饼足可以充饥，别无他求。”

贺知县叹气。

少顷，贺知县道：“近日来。找先生求字的可比先前多些？”

张老先生手拂胡须回答：“近年来眼也花了，手握笔时也总是颤抖。可还总是有人为求字而找上门来。说来也怪，这些日子每日登门求字的比以往更要多些。”

贺知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那是因为在下在求先生的字。先生是心如清水，无欲无求，可能做到像先生这样的天下能有多少？

古城能有多少？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得到本县关照的。他们既知本县深爱先生墨宝，自然倾力投本县所好。不瞒先生讲，本县手上现已有几幅先生的墨宝。这些墨宝已有人正快马加鞭送往京城。我相信很快就会挂在石松亭石大人的书房里。到那个时候，先生的字会很快在京城成为香饽饽的，来求字的人自然就不一样了。甚至连巡抚道台们都会在先生的书桌前排队成长队的。先生也很快会成为名动京城的一代大师……”

不久后，贺知县突然想到，应该再去看看张云羲老先生。争相求字的情景一定很热闹的，贺知县想。

贺知县从缓缓落下的轿子里走出来，他的眼前依然是几间草屋、一个小院。

紧接着跃入贺知县眼帘的是两个特别醒目的大字：封笔。

一天王知秋和吴小玉一块儿去超市，在小区院内不期而遇秋韵后，双方这才知道住在同一个小区。

走过后，吴小玉询问王知秋怎么认识这个举止高雅、衣着不俗的女人。王知秋觉得老夫老妻的，自己与秋韵之间那段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已没有隐瞒的必要，便如实地向吴小玉讲述了她和秋韵曾经的刻骨铭心、又颇具传奇色彩的初恋。吴小玉尽管了解王知秋的人品，表面上没有说啥，但心里从此便多了块心病，总感到像吞了个苍蝇一样，不是个滋味。不言而喻，她担心王知秋和秋韵背着她鹊桥再会，旧梦重温。这会儿，见王知秋深更半夜不见了人影，怎叫她不禁神疑鬼。于是，吴大婶穿衣下床，抓起手电筒，下楼寻找王知秋。首选目标，自然是秋韵家。

在部队历练多年的吴大婶，像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先在秋韵家楼前楼后观察一遍，见屋内已全没了灯光，没有抓住实据的事，又不敢贸然敲门。难道这俩人出去浪白去了？吴大婶决定先扫清外围，在小区圆圈找找，如果附近不见人影，就在秋韵家的楼门口蹲点守候，追根究底，今儿个非弄清王知秋干啥去了不中。

主意拿定，吴大婶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小区大门，拐弯上了宽阔的大路。老远，就看到橘黄色的路灯下，蹲着一片人，她好奇地走近一瞅，见都是小区里门外的街坊，有掌鞋的婊子，卖糊辣汤的白老歪，修自行车的魏大亮，算卦的半仙刘瞎子，卖干鲜水果的喜喜，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退休干部吴自立，还有三两个不认识的，呈扇形围坐在王知秋前面，一个个都支楞着耳朵，听王知秋给他们念报纸：“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光线暗淡，王知秋戴着老花镜，脸几乎贴到了报纸上。

明眼人一点就透，吴大婶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每天早出晚归做生意，白天没有空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老伴是在利用晚上的时间，组织他们学习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她顿时意识到错看老伴了。一刹间，所有的疑惑、猜忌，全都散了个净，只觉得心头一热，不由自主地推上手电开关，一束明亮的光柱，“刷”地投向王知秋眼前报纸的字里行间。

